

人物传记

《加尔文小传》

第三章 在奥尔良大学的日子

加尔文从巴黎大学的孟太古学院转学到奥尔良大学，早先有意攻读神学，却转修法律，这样突然的转变，是由几个原因促成的。

从他的父亲格拉尔加尔文的观点出发，加尔文作为一个律师，有更丰厚的收入，有更多机会转入仕途，属世的前途也就无可限量。

从加尔文的观点出发，他应该顺服他的父亲，他应该孝敬父亲。

另一个原因是，加尔文发现罗马教廷的腐败和黑暗，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而罗马教的迷信，则已经严重地亵渎神，侮慢神。在天主教的建制内所读的神学，内容掺杂着毒素，甚多不健康的、不正确的论点，这些论点根本是不符合圣经的。换言之，加尔文已无意接受天主教的神学论点。

在奥尔良大学，对加尔文的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同乡奥利弗丹（Pierre Robert Olivetan）。奥利弗丹也来自诺阳，他父亲是诺阳城的律师。奥利弗丹是加尔文的亲戚，年纪比加尔文大；当加尔文在巴黎读神学时，已经与奥利弗丹多有接触。在巴黎时，已经皈依更正教的奥利弗丹，在信仰上开始影响加尔文。是奥利弗丹开始带领加尔文成为福音派的。

奥利弗丹在奥尔良大学重点攻读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他读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尽速将希腊文新约圣经和希伯来文旧约圣经，翻译为法文，以打破天主教对圣经知识的垄断。当时天主教采取愚民政策，不允许平信徒读圣经，不允许平信徒从神的话语，直接认识神。对于圣经的经文，惟独天主教的主教和神父，有诠释的绝对权力。

奥利弗丹多年的心愿，并没有落空，他所翻译的法文圣经，终于在一五三五年出版；加尔文亲自用拉丁文，为新版的法文圣经，写了前言。在前言里，加尔文毫不隐瞒地见证说，是奥利弗丹把福音的基本真理，介绍给他。加尔文在前言中，完全站在被迫害的福音派这一边，他说：“如果我们从这一个国家被驱逐出境，应记得，全地都是属于主的。如果我们被抛出地球之外，应记得，我们并非被抛出神的国度。”奥利弗丹后来逃避天主教的迫害，逃到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在那里他加入了路德宗。

说完奥利弗丹对加尔文在灵性上的帮助，叙述一下加尔文在奥尔良大学学习主要科目法律的情形。奥尔良大学与巴黎大学有很大的分别。巴黎大学是由许多学院组合而成，即是所谓的学院大学（Collegiate university）；奥尔良大学只有一个法律系，注重民法（civil law），特别是民法中的教会法规（canon law）。

教导加尔文法律的奥尔良大学教授是当年法国鼎鼎有名的比勒耶斯托（Pierre de l'Estoile）。根据历史学家的记载，比勒耶斯托是当时法国最卓越的法官，被称为律师王子（The Prince of French Lawyers），他曾任巴黎议会的主席。比勒耶斯托忠心耿耿于罗马教廷，是天主教的中坚份子。比勒耶斯托的妻子去世后，他更全心全意地维护天主教的传统和建制，出任了奥尔良教区的司祭长（Vicar-general）。

一五二八年二月三日，比勒耶斯托代表奥尔良教区的主教，到首都巴黎参加一个宗教会议；列席会议的，还有法国皇帝法兰西斯一世 (Francis I) 的法律顾问布拉特红衣主教 (Cardinal Antoine du Prat) ——路德宗的敌视者。

在会议上，比勒耶斯托与其他参加会议的人一样，一致决定，法国天主教要采取果断的措施，对付一切散布异端的人，取缔所有法文圣经的翻译者、印刷者、编辑者和读者。

这种把天主教的异见者一律视为异端的追随者，事实上是对真理的压制。这些法国宗教上的当权派，唯恐法国信徒读了神的话语——法文圣经之后，去追随神，而不再追随教皇。加尔文虽然从老师比勒耶斯托学习到许多有用的法律和知识，但当比勒耶斯托教授成为天主教保守派的卫道士时；加尔文毫不苟同附和，他已坚定地认识神的福音，并诊断腐朽的天主教应该改革。

前文说过，加尔文的同乡奥利弗丹开始在加尔文的心田里，播下了福音的种子。但是进一步深入地加尔文讨论福音基本真理的人，却是一位梅尔乔渥马 (Melchior Wolmar)。

梅尔乔渥马是一位希腊文教授，由于他接受了马丁路德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并大力地宣扬这些马丁路德的看法，他在巴黎的处境也就十分危险，无法容身。一五二七年他从巴黎迁居到奥尔良，并在奥尔良私下教几个学生希腊文。加尔文也在这时由梅尔乔渥马补习希腊文。

一五二九年春天，意大利著名的法学家阿尔夏蒂 (Andreas Alciati) 到伯哲大学 (The Academy at Bourges) 讲课；加尔文为了听课，遂即于同年夏天从奥尔良迁居到伯哲。一五三〇年，梅尔乔渥马应伯哲大学校监伯利女公爵 (Duchess of Berry) 拜格丽 (Marguerite d' Angouleme) 邀请，到伯哲大学教希腊文。加尔文在伯哲大学期间，重晤了梅尔乔渥马。梅尔乔渥马于是抓住机会，向加尔文传讲神的恩典的福音。

加尔文的彻底转变接受主，有点类似扫罗在大马色路上所经历的，他在《诗篇评注》 (Commentary On the Psalms) 的前言中，曾作见证说：

“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够看见了。先前我非常固执，耽溺于天主教的种种迷信，根本不容易从那迷信的泥淖中挣脱出来。但是，在突然之间，神转变了我，征服了我刚硬的心，使我成为神手中一块可以被塑造的材料。由于我是如此真实地得着属灵的经历和知识，立刻激励我要好好地追求，以便在生命上能够更加长进。”

一五三一年三月，加尔文的父亲——格拉尔加尔文——病倒；加尔文从伯哲大学，赶返乡诺阳，并在父亲的病榻旁伺候父亲。他父亲的病情随着恶化，经过了两个月的治疗，结果抢救无效，终于在五月二十六日病歿。

加尔文的父亲逝世后不久，即一五三一年初，加尔文取得律师文凭，但这时加尔文无意成为一个执业的律师，决定顺从神的呼召，去专一事奉神。他在《诗篇评注》里，论及这件事：

“当我还在孩提的时代，父亲就指定我，要我研读神学。但是后来当我父亲发现作律师这一行业，通常可以发财致富；我父亲这种功利主义的思想，也就令他改变初衷，我于是顺从父亲的意愿，放弃了神学的学习，开始攻读法律。但是，由于神奥秘的引导，结果我一生的道路，又改变了方向。起初，我顽强地迷信罗马教皇的权力，以致我很难脱离这迷信的泥淖。感谢神，祂突然地转变我这刚硬的心，使我成

为一个受教的人。”

难得加尔文在灵性上有突然的转变；他因着信，接受了神全备的福音。他的里面强烈地感觉到神的呼召，要他撇下属世的一切，忠心地事奉祂。